

之高規、非庸人之克念、故見其僭差、則競相放效、觀其儉約、則遞以嘲嗤、富者誇其逞志、貧者恥其不及、於是製一領之衣、破終身之產、設一朝之饌、盡數年之資、田畝爲之荒蕪、盜徒由是滋起、如此不禁、恐損聖化、伏望隨人品列、定衣服之製、命檢非違使、紀其事、以張格式、而此法常自上破之、令下效之、重望令檢非違使、張行此制、又王臣以下、至于庶人、追福之制、飾終之資、隨其階品、皆立法式、法而比年、諸喪家其七七日、講筵、周忌、法會、競傾家產、盛設齋供、一机之饌、堆過方丈、一僧之儲、費累千金、或乞貸他家、或斥賣居宅、孝子遂爲逃債之逋人、幼孤自成流充之餓浮、夫以蒙顧復撫育之愛者、誰無追遠報恩之志焉、然而修此功德、宜有程章、豈可必待子孫之破產、以期父祖之得果乎、況此修齋之家、更設予客之饗、獻酬交錯、宛如飫宴、初有匍匐之悲、俄成酣醉之興、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、未嘗飽也、豈其如此乎、但郊畿之內、道場非一、故檢非違使、不遑禁止、伏望申勅公卿大夫百官、諸牧各慎此僭濫、令天下庶民、知其節制、又維摩最勝、豎義僧等、皆貧道修學之輩也、一鉢之外、亦無他資、而比年、令之盛儲、僧綱并聽衆之齊供、非唯積饌成山、猶亦有酒如淮、已乖佛律、亦害聖化、伏望申誠僧綱、早立此禁、伏以上不率正、下自差忒、若卿相守法、僧統隨制、則源澄而流自清、表正而影必直、○中略

延喜十四年四月廿八日

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臣三善清行上封事

〔本朝文粹〕二 意見封事 封事三箇條

一請禁奢侈事

菅原文時

右俗之凋衰、源自奢侈、不塞其源、何救其俗、方今高堂連閣、貴賤共壯其居、麗服美衣、貧富同寬其製、官途締交之儲、窮陸海而盡珍、私門求媚之饋、剪綾羅而敷器、富者傾產業、貧者失家資、然而且愁且好、所以不息者、一思容身、一難免俗耳、是故雖明詔頻降、嚴禁無緩、而積習生常、流遁忘還、令天下愚夫愚婦、謂風教而爲不宣、謂霜科而爲無用、伏望重勅有司、更張舊法、若致容隱、殊加譴責、抑朝廷所行者、從制猶遲、人若所好者、承指盡速、故書曰、違上所命、從厥攸好、傳曰、上之所爲、人之所歸、昔吳王好劍客、百姓